

李 莊

朝鮮戰地目擊記

新文藝出版社

一九五二·上海

李 莊

朝鮮戰地目擊記

新文藝出版社

一九五二·上 海

# 朝鮮戰地目擊記

著者 李莊

\* \*

## 有 版 權

1950年11月海燕第一版上海印0001—4000冊

1951年3月海燕第三版上海印8001—10000冊

1951年11月新版上海印10001—13000冊

1952年10月新二版上海印13001—15500冊

書號（162）[I III 1] 定價 ￥ 3,300

新文藝出版社

(上海康平路八三號)

光藝印刷廠承印

\* \*
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聯合組織
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

## 目 次

美麗的河山，勇敢的人民……	一
走在民主朝鮮的土地上	二
『三八線』上……	三
罪證……	四
原子英雄的幻滅	五
有文化的人民軍	六
朝鮮新解放區目擊記……	七
人民軍四戰士……	八
新解放區農民的歡欣……	九

美國侵略軍的獸性.....

全朝鮮都和美國侵略者作戰.....

訪問金日成將軍的故鄉.....

後記.....

卷八

## 美麗的河山，勇敢的人民

在新義州到平壤的火車上，我得到兩個非常強烈的印象：朝鮮的河山十分美麗；朝鮮的人民，是勤勞而勇敢的。

十七日上午十一時半（朝鮮時間較中國早一小時），火車從新義州出發。這是一列客車，共十二節車廂。乘客中百分之七十是新戰士，他們還穿着白色的農民服裝和學生制服。歡送者人山人海。一長列排得整整齊齊的中學生，大聲唱着朝鮮的送別之歌。新戰士們年青、健康而愉快，他們從車窗中探身出去，揮動着手中的帽子和手巾。歡送者把蘋果和鷄蛋塞到新戰士手裏，齊聲高呼『滿塞』（意即萬歲）。

在平壤，北朝鮮勞動黨中央宣傳部部長朴昌玉同志對我們說：『戰爭爆發以後，北朝鮮人民參軍者已有八十萬人，南朝鮮新解放區參軍者也有五十萬人。』這列車上的

新戰士，只佔朝鮮全國新戰士中的很小的一部分，但是，車中的情景，已經足夠說明他們與人民的關係，是這樣血肉相聯的。

火車在長白山餘脈的峽谷中向南行駛。沿途景物異常秀麗。山上長滿傘狀的小松樹。燦爛的野花點綴在各種草木的蒼翠中。山坡上種着穀子、豆類和玉蜀黍，玉蜀黍已經吐穗了。峽谷的開曠處有許多蘋果園，蘋果纍纍枝頭，已呈粉黃之色。有時候火車進入盆地，立刻出現了一望無垠的稻田。什麼都是綠色的，只有蜿蜒的小溪和鏡子一樣的池塘，閃着灰白色的光。農婦們穿着白色的衣服，戴着白色的頭巾，三三兩兩地在稻田中工作，好像海鷗飛翔在碧波萬頃的海中。山坳中經常出現紅色的小洋房、灰色的瓦房和蒼黃色的草房，牧羣在山坡上靜靜地吃草。杜魯門、麥克阿瑟們看中了朝鮮的錦繡江山，已經伸出了牠們的豬嘴。朝鮮人民爲了保護自己的錦繡河山，被逼着起來反抗了。

全朝鮮人民都在歡送這樣的列車。農夫和農婦們放下工作，在田裏揮動白色的頭巾。漁人在池塘邊站起來，用釣桿比劃着射擊的姿式，跳着、笑着、嚷着。北上的列

車和我們的列車相遇，對方總要響起一片歡呼聲。從新義州南行五公里，到一個叫作南新義州的小車站，列車停了。車站西邊有一個小工廠，工人們爬在窗口上，揮動着粗黑有力的手臂。車站東邊，有一個包括兩排房屋的小營房。在營房前面的小坪上，有幾十個人民軍的士兵，向新戰士行軍禮致敬。

每個車站都擁滿送行的人，但是沒有比南市車站上的情形更動人的了。天下着微雨，朝鮮母親們揹着小孩，頭上頂着送給自己兒子和丈夫的禮物。老態龍鍾的農民，帶着朝鮮『卡梯』（類似中國舊戲中縣官帶的紗帽，但沒有翅，朝鮮六十歲以上的男人才能戴這種帽子）。他們滿面風塵，喋喋不休的囑咐自己參了軍的兒子。婦女們淚光滿面，悲憤地送別自己的丈夫和兒子。車上的新戰士卻唱着愉快的朝鮮有名的民歌。這支歌的意思是：『你有了正義，你就有力量，那麼你就能勝利。』歌聲和淚光融合成一種複雜的情緒。任何母親都捨不得自己的兒子，但是，爲了正義的戰爭，朝鮮的母親們獻出了自己的兒子。可以想到，在不久的將來，當着戰士們凱旋回鄉的時候，這些朝鮮母親們又會破涕爲笑了。

黃昏，車過清川江。江面不寬，水黃且濁。隋煬帝侵略朝鮮時，曾經進至此江，大敗而回。那是古時候的事情了。七時，在離清川江不遠的一個車站上，我看見不少穿着中國衣服的華僑，他們和朝鮮人站在一起歡送朝鮮的新戰士。在『萬歲』聲中，兩種不同的語言混在一起，反對着一個共同的敵人——美帝國主義。新的時代，國際主義的時代開始到來了。

七月二十日

過平壤城「平壤」，驛站中圓錐形中樞官署的牆頭，掛着一面巨大的紅旗，上面寫着：「中國人民民主專政小站」。而且在各處都寫着：「中國人民民主專政」。這裏就是中國人民民主專政的首都。我第一次到中國，就是以去朝鮮為目的。我到北韓門前告辭小站，而且這樣告訴自己說：「你到中國來，是應該到中國去的。」

朝鮮民族的祖國南歸了。朝鮮人民、朝鮮民族和中國人民一樣，都是天朝眷族。朝鮮十萬人民都唱着：「只齊齊東方，只齊齊東方！」

琳羅音小站手續。車出東邊，有一座西站，特製造的小站頭。由營長向兩位小學生，

問候，並請他們到西站去。西站是車站的影子。所不同的是：江堤上的人群與吾同身土，駕着首

## 走在民主朝鮮的土地上

我們得到一個機會，從北朝鮮西部的平壤市，到東海岸上的元山市（屬江原道）旅行。這段旅途長二百二十公里，橫斷朝鮮半島，穿過朝鮮有名的太白山。太白山十分清秀。迂迴曲折的峯巒上，長滿馬尾松、落葉松、長青柏和各種各樣的闊葉樹。遍地清香，一片葱籠。朝鮮人民自衛軍手執梭標，在山間公路上巡邏，保衛着後方的治安。太白山真像牠的主人一樣，堅強秀麗，可愛可親。

在朝鮮北部，時時可以聽到轟炸的聲音。從日本起飛的美國飛機，殘酷地虐殺朝鮮的和平人民。但是，我們在路上看到千千萬萬的朝鮮人，他們頑強不屈地工作着。在離平壤十五公里的一個小村邊，我和一個賣水菓的朝鮮婦女攀談。這時候，平壤正遭受美國飛機的獸性轟炸，濃煙四起。這位四十七歲的朝鮮婦女，靜靜地看着，低低

地罵着。她丈夫是一位有十七年工齡的礦工，她的兩個兒子也是礦工。她的大兒子已經病了半年，靠着她丈夫和二兒子作工，生活還相當寬裕。戰爭爆發後，她的二十二歲的二兒子李炳貴參軍了，她開始賣水菓補助家用，生活較戰前困難一些。我問她，為什麼要送兒子去參軍呢？她毫不遲疑地說：『他願意去呀！我也願意他去呀！爲了祖國的獨立喲！』獨立意味着什麼，朝鮮人是最清楚的。她說，在自由朝鮮，她住着漂亮的、國家撥給她的工人宿舍，吃着朝鮮人最喜歡吃的大米飯。而在日本人侵佔時代，她住着不能遮蔽風雨的草房，吃的是日本人從我國東北運來的豆餅。現在，美國人打進朝鮮來了，她這四、五年的獨立自由的生活受到嚴重的威脅，她不能忍耐，就把自己的兒子獻給了國家。現在全朝鮮參軍者已有二百三十萬人，就是說，已經出現了一百三十萬這樣的妻子和母親。這位中年婦女最後說：『朝鮮的年青人，都和我兒子一樣，他們都會去抵抗美國人。』真的，北朝鮮勞動黨江原道道黨部委員長（相當我們黨的省委書記）林春秋同志告訴我，江原道共有一百二十萬人，參軍者已有十一萬五千人，幾佔全人口十分之一。這種力量，會使美國人看了發抖，而最後會把牠們

打敗。

我們特別跋涉一段山路，參觀一個礦井。因為是在戰時，我不能說出牠的產品和牠的名字。礦長說，他這個礦井快開不成了。工人都要到前線上去。「一千三百多工人，都走了，我到那裏找人去？」他說：「還好，我們動員了，勸阻了，才只走了三十多人。」在戰前，這個礦的坑下工作時間是七小時，坑上工作時間是八小時。現在，在工人自動把工作時間延長了一小時，每天三班，閒人不閒機器。我們看見一隊隊粗壯的工人，正進行軍事訓練。他們下了工，參加一陣軍訓才回家去。

這些勇敢的工人，引我看了他們那新修的能容一千二百人的大禮堂，那裏每星期六都放映電影。他們說，他們的食物衣服都由國家配給（包括子女和六十歲以上的父母），每人每月可得一千三百元到兩千元津貼（每元合人民幣六十餘元）。房子由國家租給，普通一所房子，每月只要五、六十元租金。據說，他們主要的收入是增產獎勵金，每月常常高出津貼好幾倍。工人和他們的家屬有病，都由國家免費治療。工人每年有二十天休假期，但在這戰爭時期，他們已經自動把假期取消了。「我們有個好

國家。我們的生活一年比一年好。美國人打進來了，我們要保衛我們的國家。』工人們幾乎每句話都提到『國家』兩個字。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，真正是一個可愛的國家！

在一個山環水繞，林木森森的溫泉附近，我們參觀了一所陸軍醫院，醫院院長朴柱少校是一個精明強幹的中年人，他以前當過人民軍的聯隊長，因為有肺病，調到醫院當院長。他皺着眉頭說：『我們這裏，經常發生逃亡現象。傷員還沒有好，就要回前線去，你不允許，他就逃亡。』這個醫院能容傷員六、七百人，開戰以來，已有許多傷愈的戰士重上前線（包括院長所說的逃亡者）。在戰爭以前，這裏是一所療養院，專為軍人設立的。這個溫泉的水，含蘇打甚多，含硫礦較少。人喝了，可治腸胃病。身體衰弱的人民軍指戰員，經過批准可來休養。一般是休養二十天。他們吃的是牛乳、牛肉、麵包、大米和蔬菜。一切完全免費。據統計，休養者平均每十天可增加體重兩公斤。院長說：砲聲一響，休養者立刻都出去了。休養所改成了陸軍醫院。

『八一五』前，這地方是一個日本旅館。只有日本人和朝鮮地主，才能夠到這裏

避暑休養。像人民軍的戰士——這些工人和農民，是沒有資格到這裏住一住的。『八一五』後，日本旅館被沒收，又經過兩年增修，改成療養院。院長說：『以前，這麼好的地方，誰不想多住幾天？現在，傷還沒有好，他們就嚷着要出院。』

元山市是我們這次旅行的終點。牠是江原道的首府，坐落在綠色的朝鮮東海岸上。美國飛機炸毀了這個城市的一半。許多外國記者已經充分地揭發了美國飛機轟炸和平人民的罪行。我們巡視了整個的城區。在廢墟的底層，我發現了朝鮮人民堅強不屈的毅力。許多工人和市民填埋數不清的彈坑，他們一面工作，一面談論『勞動新聞』（北朝鮮勞動黨中央機關報）上登載的戰爭消息。工人們在美國飛機的掃射聲中，不斷搶救被炸起火的工廠，有些人全身被薰成一片焦黑。我曾經和市合作組合飯店中一位小女侍者談話。她只有十幾歲，但是，她說，她並不害怕這種殘酷的轟炸。『這是為什麼呢？』她說：『我是在國家的飯店中，爲了祖國，我得堅持工作。』在一座被彈坑環繞的辦公室中，我們訪問了江原道道黨部委員長林春秋同志，他說：『元山市民的毅力是驚人的。牠（指美國）轟炸，我參軍。在地面上結果牠。元山市民參軍者已

有三千餘人，這是對於殘暴的杜魯門、麥克阿瑟之流一個最好的回答。」

七月二十二日

## 『三八線』上

『三八線』已經成爲歷史的名詞。美帝國主義者曾經利用這條線，長期分割全朝鮮。牠的陰謀，現在已被朝鮮人民粉碎了。但是，『三八線』將永遠留在朝鮮人民的記憶裏，讓朝鮮人民的後代兒孫，永遠記住美國侵略朝鮮的罪行，以及他們祖先在解放戰爭中的豐功偉績。

我們觀察了『三八線』很短的一段，即，黃海道屬碧城縣這一段（碧城縣在朝鮮西海岸上）。我們從海州出發。海州是黃海道的首府，有七萬二千餘人，牠的南市區，距『三八線』僅二、三百公尺。從六月二十五日開始，海州每天遭受美國飛機的轟炸。據北朝鮮勞動黨黃海道道黨部委員長桂東善同志說：『幾年以來，三八線上的人民，對於美國傀儡李承晚的不斷襲擊，已經非常習慣了。對於空襲，現在也已經習慣了。飛機臨空，大家躲一躲。飛機走了，又照常工作。』真的，『三八線』

以北的人民，遭受李承晚的襲擊是太多了。從去年一月至今年四月，李承晚向線北發動了一千二百七十四次進攻。我們這次所親眼看到的，只是李承晚幾次進攻時留下的  
一點痕跡。

從海州市西行三十八里，到翠野村，碧城縣人民委員會設於此地。這兩個地名，國內讀者已經知道了（六月二十七日的人民日報上，在題爲朝鮮共和國軍隊轉入反攻的新聞中，曾經提到過牠）。翠野村座落在一個小小的谷地中，在『三八線』北約十  
里。周圍羣山環繞，一片翠綠。牠的環境，正像牠的名字。李承晚看中了這個可愛的  
村莊，在去年七月，曾經把牠侵佔了三天，後來被北朝鮮警備隊收復了。在勞動黨  
碧城縣黨部的辦公樓上，我看見兩個三尺見方的彈洞，這是李承晚進攻時用平射砲打  
的。在同一所樓上，我看到毛主席的五彩照片。這是去年十月一日，中華人民共和國  
成立時，毛主席在天安門上照的那一張。毛主席胸前掛着寫有『主席』字樣的紅綢條  
子，笑容可掬。我彷彿看到，毛主席到了偏僻的朝鮮西海岸上的山村中，親切而愉快  
地注視着朝鮮人民的勝利。